



天书峡的浪漫地理学

市直 李春平

平利是安康最具自然禀赋的地方。这是上天赐予的宝地，凡人凡世奈何不得。妒忌也好，羡慕也好，谁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，最终我们只有按下心中的浮躁，感叹一下，静下心来去欣赏它，领略它，走访它。我们用采风的名义去探寻这片山水的神秘、幽静、旷达，与深远。当然，我也承认，面对史上从未有过的四十度高温酷暑，我放弃了直接抵抗，而是用“文化之旅”的方式去逃避或迂回，应该归结为一种临时性的生存策略。

从县城去天书峡是个下午，我们四点到景区，直接从闷热之地抵达了春天的季节，顺利地完成了个时令转换。最强烈的感觉是风不一样了。山下的风带着热浪，仿佛是从桑拿房吹出来的，打在身上，还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附着在皮肤的表层。而山上的风则不同，它带着几分清爽，纯净而飘逸，能很快让人镇静下来。饭后，我们一行人到附近的林间徒步，大家谈笑风生，举步观景，山上的很多不认识得草木，像初见的陌生人一样，既近且远。行一里许，有微汗渗出，应是步行生热所致。林中有沙沙轻响，是微风拂过的声音，也有虫鸟在林叶上的行踪发出的声音，与行人的喧嚣合成天人合一的交响。天幕碧蓝碧蓝，夹杂着轻纱一样的白云，吹弹可破。太阳落山之后，露出黄昏之象，远处的余晖映射到林间，将一颗颗树木映衬得特别真实，很有质感。蓝色越来越浓，我们将与苍山一道目送归去的白日，迎来一个高山避暑的夜晚。这个夜晚属于天书峡，属于我们自己。我们在天书峡宽阔的肩上自娱自乐，直到半夜。

次日清早，我们匆匆吃了早饭就启程了，行进目标是徒步天书峡景区。顺着溪水，一路下行。饱含氧气的空气太干净了，呼吸着，全身通透，反而发现自己有点混浊了，哪有大自然那么纯净。溪水沿着峡谷而走，一路白浪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窄，两边翠绿的山峦仿佛快要挤在一起了，却又永远是分开的，成为左右两座完全不同的山。山上全是岩石，树木都生长在岩石的缝隙里，株株旺盛，充满野性，随意绽放着它们坚强的骨力与顽强的生命力。那些枯枝和朽木，都是清新的。随处可见的青苔又细嫩又肥美，看不出年月，但又能明显感觉到它们绝非短时间生长而成，爬行在

青苔上的虫子全是一副自由自在的样子，那是它们的乐土，有它们自由飞翔的天空。据说，青苔是一种苔藓类植物，富含多种维生素。嫩芽可食，可清蒸，可煲汤，其味鲜美。可惜我们这里没人食用，全给虫子吃了。

随行的女士们永远走在最后，永远是前方的迟到者。她们醉心于路边的奇花异草，以躯体贴近自然，用手机放大拍摄那些细小的花朵。让我瞬间想到，女人与花是具有同样性质的两个不同物种，妖娆，妩媚，鲜亮，所有用于鲜花的词语都同样可以用于她们。她们把那些可爱的花草拍摄下来，闲暇之时，在花草中寻求自己的影子，总会有几分暗合，那便是天然美与人性美的奇妙对话，必然是相得益彰。

突然一条飞瀑从山上倾泻下来，像小说情节的峰回路转，瞬间打断了我们的谈笑。抬头望去，虽说不是一个垂直的角度，但至少也有六七十度的坡度。水量并不大，因为从高处坠落，像是从上面砸下来的，沿途水花四溅，白茫茫的，轻盈，妙曼而优雅。同行的摄影师用手机随意拍了一张，竟然也十分好看。只是这瀑布见尾不见头，像是大自然虚构的一幅作品，是为了让游客在这里转换一下视角，体验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神韵。

瀑布的出现，平添了天书峡的浪漫气质，也构成了浪漫地理学的基本特质。“人文地理学之父”段义孚曾经说过，文明时代首先会出现三种出类拔萃之人，美学家，英雄和圣人。美学家除了建造美好建筑，研究美学要义，更主要的还要会审美。我们在寻找自然景观，在与大自然的奇妙进行诗意的互动的时候，每一个凡夫俗子都成了审美对象的参与者和鉴赏者。我们徒步天书峡的过程，无疑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享受美好生活的过程。看看这雄奇的大自然，人类真的是很卑微，很渺小，我们只能怀着敬仰与虔诚，去获取几分物哀之美。庄子在“齐物论”里就说过，万物平等，张载将其发展成了“民胞物与”，这是祖宗教给我们的认识论和辩证法。走在天书峡，沉迷于大好山水之中，将自己融入自然，融入画境，确有一点物我两忘的感觉。当我们忧心忡忡地谈论全球生态危机的时候，置身于

天书峡，这便是对我们极大的心理安慰，像在苦涩的心里加了一勺蜂蜜。继而又想，无论是生态文学巨臂梭罗，还是田园山水诗人陶潜，要是他们来到这里，也会产生跟我相复类似的感知与想象。

这时出现了一个清洁工，是一名四十多岁的精壮男子，背着一个沉重的机器，像是一个大型吹风机，专门清理地面上的落叶。看样子风力很大，扫荡式地行进。所过之处，落叶飞舞，归于路边，它们最终变成了泥土。闲聊得知，他每天都要做的工，就是做一个“特别能吹”的人。一路吹下去，再一路吹回来。所以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这条曲径通幽的小径都是干干净净的。这么多人踩踏，却见不到一只脚印。

天书峡的浪漫气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越走越险，越走越奇。到了核心区域，就是“万卷天书”所在之地。层层叠叠的岩石恣意堆放着，如同一个大型资料库，那一册册无以计数的竹筒，似乎整理过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尚未整理。后人把它们命名为“天书”，是很形象的。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《浪漫地理学》一书中有说道：“浪漫主义倾向于表达感受，想象和思考的极端性。”天书峡的天造地设，很符合追寻崇高景观的目标要求。浪漫的本身是具有人文属性的一个美学词语，但自然景观本身也有着浪漫色彩，它是一种构图的浪漫和造型的浪漫。书是人类知识的重要载体，它具有崇高的天性。这天书倒是美极了，不怕虫蛀，不怕风吹日晒，亘古屹立，永存人间。可是，这些打不开的天书上写着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因为无法打开，才给了我们无限可能。你可以想象它写着什么就是什么，可以是经籍，可以是理想，可以是玄秘，可以是誓言，也可以是人间的诗词书画。不能读懂的游客们三三两两在这里拍照留影，他们的内心是茫然的，可又是坚实的。他们或许期待把自己美好的心灵和期盼在这里固定下来，与天书共存。而恋人们则是在这里留下爱的盟约，让彼此的爱如磐石。我们一行七人也在这里合影留念。离去之时，我在心里写下了一句话：“上苍布胜景，人间降天书”。

旬城旧事

旬阳 姜华

我现在居住的地方，江河交汇，秦巴相依，水绕山转，状若太极，称之为：中华太极城。

大约是在明末，或清初的一个秋天，天空可能落着小雨，汉江上的风刮过来阵阵寒意。为逃饥荒和战乱，我的先辈举家北迁。从湖北麻城出发，溯汉水而上，去异乡找寻生存的土地。汉江中游滩多浪急，江风陡峭，又是逆水负重而行，船工和纤夫皆万分辛苦。路上可能走了七天，或者九天，就来到了旬阳，在一个貌似太极城的地方，祖先们停下了脚步，最终选择在老城阴鱼岛上定居下来，到我这一辈，已浩浩然六代矣。

旧志云：洵河大半楚人家。说的就是我们。

如今，30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。兴桑养蚕，印染织布促进了农耕文明，方言替代了母语，家族的树枝日益枝叶茂硕。我们把先人一个个送走，又迎来一拨拨新生，在慢慢逝去的光阴中完成了秦楚文化的嫁接，让她们生出奇花异果。

一眨眼，我已经在这个小城生活近60载了，而太极城发生的那些平凡而遥远的故事，恍若就在眼前，如满天星光，摇曳而多姿。

社火

社火因场面宏大，参与者众，歌舞器乐兼备，成为旧时旬阳春节期间最为热闹鼎盛的一项民间文化活动。社火少不了传统三大件：舞龙、耍狮、采莲船。小件配有竹马、地箩、赶驴、彩车、高跷、二鬼摔跤、张公背张婆、大头和尚戏柳翠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龙又分为懒龙、站龙和滚龙，常由16个汉子举舞，而关键是举龙首者。也有16个女子举舞，谓双龙，分黄绿。龙便有了性别之分。

狮子又叫太平灯，分为火狮子和神狮子。玩狮子的人大多是练家子，他们往往精着身子，俩人一组，随耍狮人移动，翻滚腾挪，八面威风。另外狮子还要负责打场子，躲开那些用石砖和牛角做的火冲和花炮。到了主家门前都要喝彩，一人领唱，众人皆合。祈福来年风调雨顺，天下太平。

彩船多为水运船只类型的缩小版。大致分为老鸭船、摆江和丘子船等。船打扮的珠光宝气，船里坐着美女姑娘，前有艄公撑船，左右有四个丫环帮船，还有媒婆摇在船前船后。彩船在民间社火表演中，极尽说学做唱之能事，乃为老少皆宜的一大看点。

而竹马、地箩、赶驴、彩车、高跷、二鬼摔跤、张公背张婆、大头和尚戏柳翠等，皆有各自表演的套路和绝活，既有秦人阳刚之美，又具楚国婉约之韵。

旧时的旬阳县城，民间社火班林立，最出名的当属东西二关的东社和西社。有小汉口之称的旬阳，水运十分昌盛，城外居民均以汉江、旬河水运为业，东关和西关大多居住着船工的后裔，他们经年生活在水上，驾船走水习以为常，男女们不仅水性好，歌唱得更野。而每年东西二关的社火比拼，更是像后娘打娃，使足了暗劲的。

县城的社火每年都是正月十二出灯，正月十六卧灯，先敬神仙，后游凡人，玩耍大街再游本社，彼时山城人头攒动，扶老携幼，巷满街塞，欢声笑语，好不热闹快活。

正月十二晚，东西二关应时出灯，两队社火狭缝于河街。锣鼓紧处，东社令字旗下闪出永字号船长胡老大，张口就是一段花鼓下河调：

唉，小小鲤鱼红了腮，
花鼓子好唱口难开。
东社行的是顺风船，
有种撑上来。
张口就充满了火药味。
胡老大歌声刚住，西社张驾车的七岔子便传了过来：
唉，大河有水小河满，
大河无水小河干。
泥鳅爬在险滩上，
想跃龙门难上难。
势均力敌。往往以这样的斗法开头，一晚上都很难决出胜负，第二晚再接着斗，这只是文场。武场就要看各自表演的绝活了。

灯火阑珊时，人困马乏，打道回府。时值一九六一年正月十三日晚，天空飘着小雪，刚过一岁的我，骑在父亲脖子上，手脸冻得通红。

经验告诉人们，消亡的可能是糟粕，存活的大多皆珍珠。民族民间文化，如同那满山遍野生长的山菊，张开小口就能歌唱。在渐进的岁月中顽强着自己的生命，开花结实，万代繁衍，生生不息。

剧团

20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家从旬阳老城茶园搬到府民街(衙门口)居住，新家对门就是县汉剧团的剧场，叫汉江剧场。

记得当时剧场蛮大的，长排座椅上都编有号，用白漆喷在椅背上，左边双号，右边单号，纵横6个通道，大约可容纳600多人。剧场既能演戏，又能放电影，还能开大会，灯光、通风、隔音、消防、乐池等功能齐全，还有幻灯字幕机，就是音响效果差些。戏剧演员常常在台上把脸晒得通红，观众还是听不明白，只有伸长脖子，去看舞台两侧的字幕。字幕从舞台两侧伸出，再用幻灯机把字打上去，那些龙飞凤舞的字都是手写体，看上去也是一道风景。那就是这样，在那个年代还是蛮先进的呢。

那时县城的魁星楼还在，就在舞台后面，约有五层高，可能筑于明代，样子很是破败。楼上究竟有什么稀罕玩意儿，由于大人严禁我们攀登，所以一无所知。

剧场票房设在大大门口，有专人负责售票，票价一角钱左右。一般只售当日票，除了节假日有大型演出，才有预售。往往有新戏或电影上演，县城路口皆张贴有海报。演出当日，售票窗口人头攒动，前涌后挤，更是百般地热闹了。其实有相当一批年轻人，挤上去主要是争抢那位漂亮的武昌售票妹子。于是有的人鞋挤丢了，有的人帽子挤掉了，有的人假牙挤掉了。

剧场外也是一个舞台。剧团那时演的主要是汉剧。记得剧目有《铡美案》《十五贯》《黄天荡》《柜中缘》和《辕门斩子》等，还演出了《朝阳沟》和《红灯记》等样板戏。不管演什么，都会有人去，只是那时人们都不富裕，听戏，剧场往往虚位以待，像人们的肠胃。往往在这时，剧场门口的鲁叔过来敲门，放我们进去看戏。说实话，我那时看戏大多都是“混”的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，上面一个红头文件，就把县汉剧团给撤了。可是太极城里的人，对汉剧的感情却很深呢，他们至今能记得剧团文场武场里的那些“角儿”。谁谁花脸、谁谁小生、谁谁青衣、谁谁主弦、谁谁司鼓……一些老年票友更是自发组成了民间汉剧自乐班，若遇红白喜事，他们都要去唱上一晚，曰：唱万子。

剧团里的演员，大多都老了。许多人已经过世，他们早就不唱汉剧了。新世纪到来时，上级又让振兴汉剧，但这都是后来的事了。

村里的自乐班

高涛

二十多年前，父亲从教师岗位退休回到村里，母亲也因年纪大辞去保洁员，两人和几个村里的赋闲老人，一来二去衍生出一个小小的秦腔自乐班。

也许是机缘巧合，也许是张家村秦腔文化氛围浓厚，一招呼，竟有近十几位秦腔戏迷，和三四个能伴奏的班底。短短七、八个月，简易的秦腔自乐班里，各种行当齐全，板胡、二胡，甚至柳琴都有人能弹奏，且技艺日渐娴熟；有的人是年轻时爱好，后来养家糊口抛在一边，现在重新拿出回家伙什，上手也快；有的人有音乐细胞，习练时间虽不长，但也能凑合搭班子；更让人吃惊的是，几个演唱者认真哼练，能唱《周仁回府》折子戏；还有个好小伙，白天是送水工，晚上来敲锣，还会打板。他右手拿、拇指捏住一根筷子粗细的木棍，带节奏的敲击小铜锣，富有腔调还自带节奏感：将小木棍往头上一举，乐手们便挺起腰身端坐，弓弦张开；小木棍一敲，“铿铿、锵锵”地开始演奏。

父母亲和老人们乐此不疲，不仅约定每周一、四晚上去村文化站活动，还凑份子添置了音箱、戏服。后来，他们鸟枪换炮积极申请乡镇与文化部门赞助了一套万余元音响设备，以及一面牛皮大鼓和三十多面铜钹儿。小小自乐班里又自带了锣鼓队、秧歌队、广场舞，活动精彩纷呈，每晚排练时，经常吸引附近二三十名村民前来观看。

特别在农历春节前后，自乐班白天挨家挨户敲锣打鼓送热闹。主人封不封红包无所谓，就图个过年气氛；晚上，自乐班在村文化站举办秦腔文艺汇演，连年轻人都放下麻将不打了，酒也不喝了，荤段子不讲了，赶来听戏，跳跳舞，抡起鼓槌，敲几下锣鼓，村里风气好转许多。让人不由感叹，个人喜好的自乐班，变成了大伙儿的爱好事，还有教化的高级功能，自动挤压了“低俗”的空间。看来，快乐传染也感染人。

原以为，这样就蛮好，人年纪大了，有个自娱自乐且健康的晚年生活。不承想，更精彩还在后面。

随着自乐班水平的逐年提升，村里红白喜事，主人都来邀请前往助阵演出。一般演出时长一个半小时左右。台上穿衣挂服，举手投足，有板有眼，唱到高潮处，台下降阵的掌声和“好！”“再来一段！”的连连喝彩声。开始仅在张家村各小组出演。主人送包烟，管顿饭，渲染个过事的气氛。慢慢地，自乐班名气大了，方圆十里的村民过事都要提前预约。条件好些的主人家，发个最大的微信红包，为吉利也图个喜庆。这让自乐班的班头发了劲，顺势将自乐班重新组建成高陵区秦腔协会，笼络了几十位骨干成员，发展会员近百人，成了些气候，文化行业变成了农村产业，真的是让人没有想到。

更没有想到的是，今年全区举办“献礼二十大·秦之声”群众秦腔大赛。大伙儿一听，踊跃报名参加，精心排练节目，上台表演一路过关斩将。初赛、决赛，台下观众用手机线上投票，评选自己心中的“唱将名角”。流火七月，一时间，县城大小广场上，秦腔声盖过了流行歌曲，公园街角总能听见二胡声，竟掀起了一股秦腔热潮。

秦腔，在关中白菜心的高陵，本就是起根发苗的大本营，也无疑是群众最喜欢的戏目，没有之一。大赛台上，冒出了许多秦腔少儿新秀，这让台下的戏迷们心中暗自高兴——秦腔后继有人！

捧回大奖的几位名角，带领着后来参加协会的爱好者，认真练习，从不懈怠也无骄傲。他们练习得很投入，从声腔到姿势，从气息到节奏，毫不马虎，也从无缺席。看得出，每个人都是从骨子里热爱秦腔的。

父亲在乐队里拉二胡，母亲的拿手戏是《周仁回府》。两人在秦腔演奏上，延续了一辈子好为人师的职业习惯，经常与大伙儿探讨节奏、旋律如何合拍，动作怎样优美。有时为了解清一个小问题，还专门跑到“老年大学”请教。他们结伴去西安易俗社学习充电，自掏腰包为协会维修设备。当然偶尔也会遇到点互怼的人和不愉快的事，他们总是哈哈一笑，淡然处之，时间长了，人品自高。村里的红白喜事，两人身兼数职，一会儿当账房先生，一会儿客串司仪主持，一会儿上台演唱伴奏，台前幕后，虽然忙碌，却因有乐而快乐着。

自乐班在农村自娱自乐，秦腔在农村生根发芽，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而老年人的生活有乐有为，要我说，这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。



黄海林 作

瀛湖

第 1323 期



汉滨 王宗辉

时令已过立秋，红色高温仍没有半点要走的意思。而在这样的大热天，离安康城区34公里的月河沿岸梅子铺镇，却草木葳蕤，一派农田稻香的景象。凤凰山像一堵绿墙，白云像低低奔走在山顶、树顶、山顶的绵羊。身处这儿，火一般的阳光似乎被截去了一半。

水在草色如茵的灌溉沟中奔涌，哗哗地撩拨游人内心的童味。眼前是一览无余的稻鱼共生基地，海浪一样稻田，正在将大地上的蒸腾之气拉远，仿佛如炊烟一样的远山脚下停住脚。杉树如卫士一般，站在田间房舍的两侧，好像又把绿色从地面拱起来，形成了翻滚之势。两只轻盈的白鹭，扑闪在广阔的稻田上空，像动着眼睛，活化了这儿的一切。灌溉的谷子一粒粒微黄地垂下，如一个个朴实无华的庄稼人。似神来之笔的，是田角水面余出一溜荷叶，几朵粉花，以及三五只红蜻蜓，五六尾稻花鱼。

说起这片602亩的稻鱼共生基地，安乐社区书记毛峰，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。他告诉我们，今年是他们第一次种养，目前稻谷和稻鱼都生长喜人，丰收在望。将来完善后，还将刺激区域经济整体全面发展。讲到这儿，毛书记感激地说，能有今天的局面，先行者、传播者“王凤琴”，功劳最大。

接下来，我们在袁庄村贡米基地，见到了47岁的致富领头人王凤琴。她笑吟吟的脸上，荡起的爽朗，如稻田旁荷叶上的水珠，晶莹剔透。从她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不知怎的，我的内心莫名得澎湃，莫名得崇拜。

首先，她是一个心怀乡土的人。她初中毕业，就外出广州打工，在打工期间自考了工商管理专科。2010年回乡做化妆品生意，小有成就后，注意到家乡水田的种植面积逐年减少，肥沃的土地逐年荒芜，且年轻人不愿在家务农。她想了很久才明白这个问题，究其原因，人多地少，人均几分田，守在家里种田，充其量只能混个温饱。于是，她在看准家乡的状况后，2016年毅然弃商务农，作为发起人和另两个好姐妹，自筹资金100多万元，组建起安康市汉滨区姐妹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。

其次，她是一个不服输的人。刚开始，她在袁庄村就流转土地400余亩，憧憬着准备大干一番。但要实现现代农业，绝非易事，于是她下地走进田间第一线，不懂就请教农技人员，在学中干，在干中学。可即便如此，2016至2018年，合作社依旧连续亏空。最难的是2018

